

艺术家怎么生活，我在艺术节寻找答案

在这个展览多到看不完、文化艺术节多到泛滥的地方，当艺术陷入被异化的他律，我们要如何获得艺术存在的可能？



《父亲·李尔王》。摄影：郝伟凡

“你认为你是个艺术家吗”，有人曾这样问我。

“我是一个写作者，我也是一个剧场工作者。”

“你怎么生活”，他继续追问。

我理解他所谓的“生活”实乃“live生存”，有我作为艺术家个体的生存，也有艺术作品的生存的双重涵义。在这个“美术馆迪士尼化”、体验经济的时代，在这个展览多到看不完、文化艺术节多到泛滥的地方，当艺术陷入被异化的他律，我们要如何获得艺术存在的可能？作为区别于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艺术家，我们要如何把握现实、捕捉精神、创造艺术形象——通过有限的表达无限、物质的表达精神、法度之内的天马行空？我以身在王墨林导演、白大铉改编并演出的独角戏《父亲·李尔王》的现场，将经验过的“成都麓湖环境戏剧周”（2024&2023）、“阿那亚大地艺术节”（2023）、“乌镇戏剧节”（2018）为线索，试图找寻一个答案。

那么真实，又那么虚假

夜色中，麓湖水边的一片草坪，立着一道四扇纸屏风，上写着“自然”“逆言”“天行”“乱”，屏风前铺着一块一人长的红地毯。

戏开始了。

伴随一声长长的哀嚎，表演者白大铉从陡峭的斜坡上滚落了下来。幕布上出现字幕：“这儿有人认识我没有？这不是李尔啊！”在剧中，他是李尔王，他也是小女儿考狄利娅，他同时也是演员自己。这出正在上演的独角戏《父亲·李尔王》改编自莎士比亚原著，来自台湾小剧场实践先驱王墨林和韩国小剧场演员白大铉（BAEK DAEHYUN）的合作，是身体气象馆“莎士比亚戏剧单人表演系列”制作计划的首作。这出戏2019年首演于韩国釜山，因新冠疫情被迫封箱三年，于2024年4月20日、21日麓湖环境戏剧周的演出，是它在华语地区的首演。



2023年麓湖环境戏剧周。摄影：郝伟凡

“爸爸是一个精子，妈妈是一个卵子，我就出生了！爱？反正都要做好子女的本份！”

我紧盯着斜后方的字幕，视线不由得升到高处的露天餐厅，那里的灯光亮过这户外剧场，那里发出流行音乐的嘻笑、烟花的吡啦、宾客们的欢呼、司仪的流程主持，一场婚礼的进行贯穿了整出独角戏。

另外一头的露营区，响起了低音贝斯的轰轰声。作为参与过2023年首届麓湖环境戏剧周的艺术家的，不像这次是作为观众，我明显感受到今年的麓湖比去年热闹多了。那个时候，一切都还在建设中，很多餐厅还未入驻，周末来游玩的人也较少，不像现在每块草坪上都铺了野餐垫或扎了帐篷。那个时候我们排练，对面的餐厅音乐声大到影响我们演出音乐播放效果，便请工作人员前去协调，餐厅也非常配合地将音响调低。

一年后的下午，《父亲·李尔王》剧组在北坡草坪排练时，保安过来问几点结束，说他们接到业主投诉了。那时，屏风上写的是：“黑色”“叛逆”“自然”“斗争”。正式首演时，只剩下“自然”不变。演员脖颈上暴露的青筋，皮肤上的汗珠，涨红的脸，迸出的台词，弹到对岸由玻璃盒子组建而成的高楼、国内首个登上了美国《福布斯生活》杂志的建筑，话语回响在此地——“你瞧！摩天大楼要冲破天了！酒真掺了不少水去酿！利润加利润，搅一搅，钱就冒出来了。我是你的利润吗？你是我的利润吗？”女儿手持萨满驱邪的白纸条从屏风后走出，却不断被父亲的灵魂附体，她在两个身份中撕扯，发出的诘问，与这混乱的现场形成了互文，一切那么真实，一切又那么虚假。

李尔王抱着包袱，佝偻着身子，赤脚行在麓湖的水中，这引自都江堰的水构建而成的生态水系，映照出那海市蜃楼的光影。“在这里感受成都富人区松弛的生活方式，看一看湖对面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，湖面上偶尔开过一些游艇轮船，感受栩栩微风吹过脸庞，仿佛置身于马尔代夫的海洋之上，一边吃着口味醇厚的牛排，人生惬意不过如此！”小红书网友打卡分享“188元即可享双人下午茶”。即便成为不了麓湖业主，也能体验临水而居的理想城市生活。麓湖水城景区已由麓湖文旅局打造运营为国家级4A景区，2021年接待游客300多万次，举办分享交流会122场、麓客社群数量突破100个。麓湖生态城，成都以南，天府新区核心，辐射整个西南片区，总用地8300亩，建设用地4200亩，景观用地3000亩，湖域面积2100亩，湖岸线35公里。而在成都万华投资集团开发之前的2005年，这片土地是农田、鱼塘、林地。自2017年成都市民政局公示地铁1号线站点原“段家山站”更名为“麓湖站”之后，麓湖从一个楼盘案名变为一个城市地名。克而瑞数据显示，麓湖生态城2023年的销售额约140亿，按成都房联网签约口径计算的数据为170亿。



2023年麓湖环境戏剧周。摄影：郝伟凡

床很硬，被子很薄

2023年，我们团队一共有6人，作为麓湖首届环境戏剧周“青竞计划”入选剧目，申请到的费用一万块钱出头（含制作费），待项目结束后到帐。剧组其他五人都在成都本地，只有我一人从上海出发到麓湖驻岛排演。预算有限，我选择了从上海到重庆的硬卧火车，再从重庆坐高铁到成都，路程时间比从上海直达成都的硬卧火车少花十几个小时。“虽然路途周折了些，但总比阿那亚戏剧节同类型项目『候鸟300』没钱好啊！”一位艺术行业从业的朋友宽慰我道。

我下了车扫码入麓客岛（位于麓湖生态城），过了闸门，跟着自称为“戏剧周助理”的人走到宿舍。我到的那天是2023年3月23日傍晚，环顾四周，有四个床铺旁边放了行李箱。我选了靠窗的上铺。20人一间宿舍，共用一个卫生间（含3个淋浴间）。宿舍是属于麓湖青少年马术俱乐部的。还好我个头不高，不然都塞不进这青少年尺寸的床铺。“在岛上怎么吃饭啊？”我问助理。“每顿餐补25块。”这位只在第一天出现过的助理回答道。我心想这还算不错，便问她是不是我们团队每个人都有餐补，还是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有。她犹豫了一会，说要去确认一下才能答复我。

洗漱完出来，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女生躺在床上刷手机，她和我打了一声招呼，低头继续看手机。我爬上床铺，微信给剧组小伙伴说已经不住了，她们都打赌我会卷铺盖逃跑，我发了个表情包，放下手机，抽了本书看，还没看两页，就两眼一黑，是那个女生关了灯。熄灯的集体生活。我只得将看完书写点东西的计划搁置。黑暗之中，我辗转反侧，床很硬，被子很薄。半夜响起的敲门声，将好不容易睡着的我敲醒了，呼噜声此起彼伏。大概那位助理没有把进门的密码发给这位半夜抵达的艺术家。敲门声消失了，应该下铺有人去开门了。早上起来，一个女生已经洗完了澡，在她吹头发的功夫里，我们聊了几句。“晚上太冷了，得找他们多要一床被子”，她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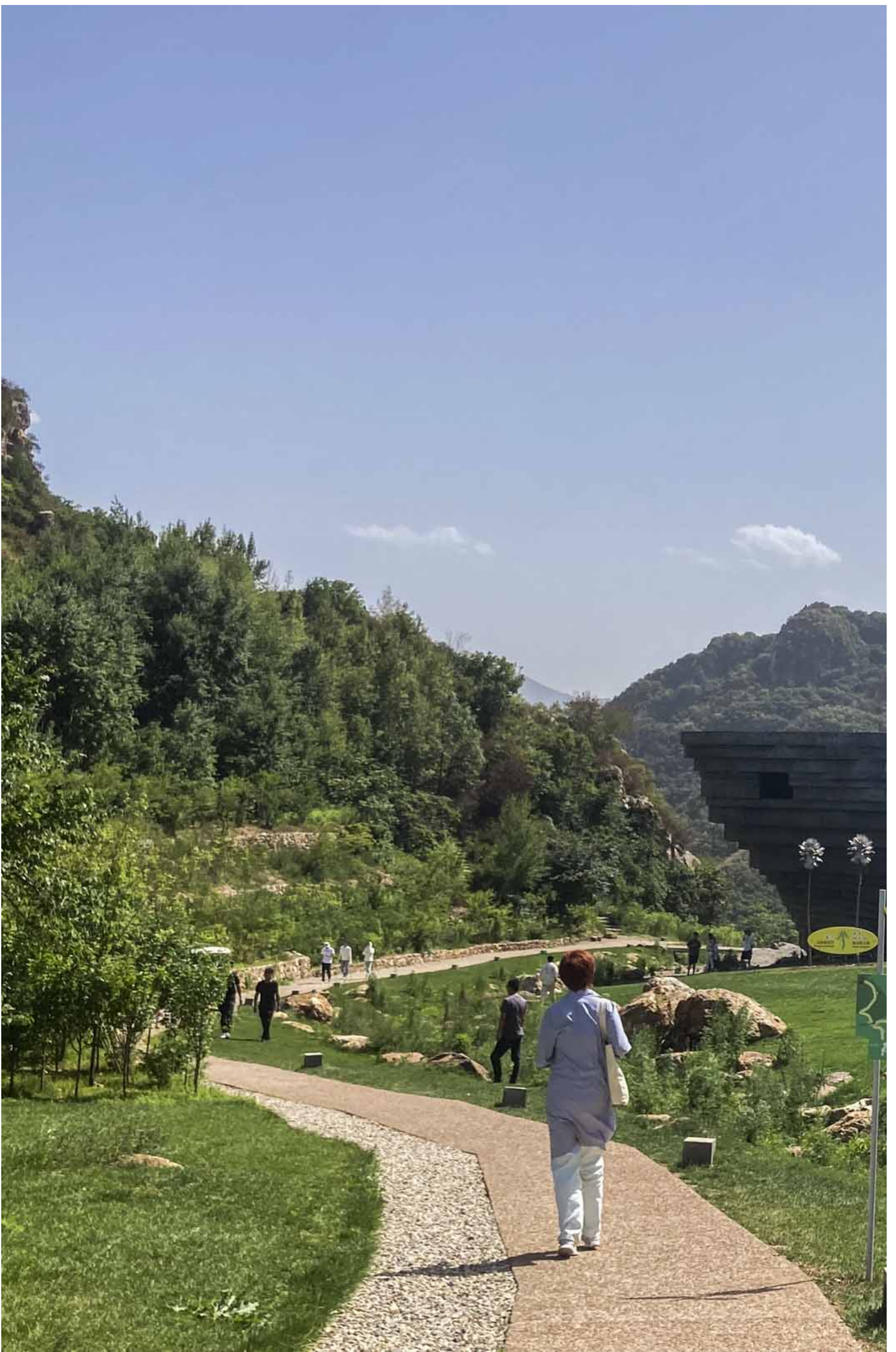


2023年麓湖环境戏剧周。摄影：郝伟凡

9:30左右，我出门了。阴天，有点冷。岛上的餐厅要到11点才营业，而且价格都不便宜，没有便利店，只有一家面店在大众点评首次用餐有优惠，原价26块一碗的猪肝面只要3块钱，直呼“简直免费”，再细看条款：每人限购一张，周六日及节假日不可用。后面在演出场地排练的时候，我们就找其他朋友用他们的帐户购买优惠券，如此吃了几顿3块钱一碗的猪肝面。饥肠辘辘的我不得不打了个车出去觅食。吃饭加上打车费，大约花去五十块，也没省到钱。

回到宿舍，行李箱多了起来，下铺也多了衣物。“确认了，餐补没有，我之前应该是听错了。”助理给我发来微信。我决定结束这荒诞的荒岛求生记，收拾了行李，去了剧组小伙伴家借住。“一个女艺术家要有一间带书桌的房间！”一看到她客房的书桌，我大发感慨。凌晨的时候，喉咙疼痛难忍。起床后，浑身酸痛，头也痛，朋友说我可能得了甲流。

“汪——”狗叫声把我吓了一跳。我转过脸，狗正对着拖着包袱、失魂落魄的李尔王呲牙咧嘴。演员（或者说李尔王）停了下来，与狗对视，“汪汪——”狗变得躁动不安，它的主人只得抱着它离开观众席。这场景让我想到2023年7月初，我随剧团去的首届阿那亚大地艺术节演出——戏开场了一刻钟左右时，作为演员的我躺在地上，听见观众离场的脚步声陆续传来。



阿那亚·金山岭山谷音乐厅。摄影：郝伟凡

民宿规格

2023年7月4日，晚上7:30左右，我们一行人到了阿那亚金山岭社区。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和承德市滦平县交界地的金山岭，离北京五环155KM，两小时左右车程。阿那亚创始人&CEO马寅说，金山岭项目不是海边产品的复制，而是迭代，是“山居生活”，是“精神的海拔”，“山是海的补充，山和海构成人生的闭环”。当时天还没完全黑，从大巴车下来，就感受到山里清新的空气及凉爽，与上海的闷热潮湿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这里，不仅避暑，还避雾霾，我一边想着一边紧跑两步，跟上工作人员去民宿中心办理入住。

眼前是一栋白色的建筑，外面是小孩子玩的一片沙地，落地玻璃窗内是海洋池及滑梯，想必是亲子乐园了，走到建筑里面，也是白色设计，像宠物医院。当剧团一行人坐在沙发上等待，翻看导览册的间隙，我打趣他们那样子与入住养老院第一天没差。拿到房卡，进了房间，一眼看到的是客厅的天文望远镜，接着是卧室榻榻米上的儿童玩具、绘本及小帐篷，以及贴了“私人物品”封条的衣橱，我不由得纳闷起来，难道北京新中产们购置的度假房产平时还兼做民宿？雀跃的心情很快取代了疑问。两人一间的Loft式公寓，每个演员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，绝对是剧团有史以来享受到的最高规格住宿标准了。

放好行李，工作人员带我们去食堂吃饭，给我们发了餐补卡，每张卡50元，用餐标准每天100块，不兑现不找零，此卡只可在食堂使用。我们数了一下餐补卡的张数，似乎不够我们11人人均每天100块，还有一位成员因上班的公司请不了太多假要比我们晚到一天，于是大家决定两人一组拼卡就餐。



2018乌镇戏剧节，正在搭建舞台的工人。摄影：郝伟凡

水土不服

站在人工打造出的如天外飞石一样的山谷音乐厅，仰望洞穴外的天空，我开始怀疑，游客一样的观众，真的关心我们要表达的吗？虽然有过2018年参加乌镇戏剧节的经验，接受过那批有自己口味的观众的“口水洗礼”：“回家把普通话练好了再来演戏”“舞台上空场了好久，不能理解”“真是浪费票钱”——观众们在网上如是评论，虽然与另一个剧组遭遇观众现场退票、甚至导演被观众当面骂了的状况比起来，我们没那么惨，但我们不能辩护说我们是非职业演员、我们的戏剧与赖声川、孟京辉之类不是一个路数，我们只能反思“我们演得不好”，与观众没有达成有效的交流，“水土不服”——是我们要接受的现实。触摸这独特的倒锥形结构，黑灰色的大理石，从建筑师到工人，他们花了多少个日夜，将其建成？外面的工地，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“美好生活方式”。我们的两场演出将要在山谷音乐厅的午夜进行，风经由四周石壁的了望口穿过，将我内心的不安吹动。从山的这边望过去，那一栋栋砖块玻璃金属浇筑的房子，像一片墓地。

爬完山，看了场地，回来后吃不下饭，导演问我是不是中暑了。

“可我觉也睡不好，偏头痛也犯了。”我揉着太阳穴道，虽然并未减轻我的不适，“可能是水土不服吧。”

“你到哪里都水土不服。”导演记起我在乌镇戏剧节时也头痛的事来，她叫我别担心，待会她给我针灸。

“可能是阳了。”我胡乱说道。

我躺在冰凉的地上，听到陆续响起的离场脚步声。在演出开始前，我们站在石阶的观景台处候场，洞穴外是金山岭的星空，有观众举着手机，穿插在候场的演员中间，寻找最佳拍摄星空的角度。当剧场灯亮起的时候，舞台上的演员们看不清具体的观众，但是能看到些许黑影。哪怕现场只剩下一个观众，我们也会完成演出。我知道这个世界从来都是撕裂的，身处同一个城市的人都在面对迥异的现实，但疫情就像风暴，带着一股强横的力量，将每个人都卷入其中。自2022年秋天以来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关心疫情结束的时刻，到了冬天的时候，身边的人、陌生的网友都在谈论“阳了”的症状。春去夏来，似乎所有的人都集体失忆了。我们在剧场里，试图用肉身唤醒失语的记忆，但怎么能叫醒装睡的人呢？

我挠了挠胳膊上被咬肿的蚊子包，尽管之前已全身喷了驱蚊液，但麓湖水域可持续生态系统，蚊虫自然也多。我盯着包裹在地毯下的李尔王，他像只虫子一样蠕动，并且咒骂：“虽然，你还是我的亲生骨肉，但是不如说，你是我肉里的一堆病毒，你是我肉里的一个疔疮、用我发臭的血液养大的脓疮！”屏风中投

影出一个身着韩服的父亲照片，我盯着他看，婚礼上的欢笑传来，嘈杂的现场使得我注意力涣散。那位韩国父亲的模样，变成另一帧静止的影像：排队做核酸的影子，并配有一行字幕：“我跟我妈说得好像奶奶的死亡是可以等的，是可以延期的”。2022年7月，在麓湖A4美术馆逛艺术书展的两个朋友，看到这张截图打印出来的一叠图片，便拍了照片，发给我，说恭喜我参展了。



麓湖A4美术馆（也叫艺展中心，新馆已在麓镇开馆）。摄影：郝伟凡

没有姓名

“A4美术馆没给我通知呀”我回覆道，一头雾水，因为人在上海，就请她们看看怎么回事。

朋友开了视频，说之前排练的时候看了太多次我的《日记片断》短片（因上海封城我被困在朋友郊区农场60天而作），独白都会背了，所以一眼就看出来那叠打印的图片是我影片的截图，“仔细看了下，这打印出来的图片与你原画面有出入，字体及画面的影子似乎有二改的痕迹。”

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她们又跟我说，打印出来的图片旁边放了另一个人的名片，名字与我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。

“我去跟B说下。”我把两个朋友发来的照片、文字及视频合并转发给B，请她去了解下情况。

“我觉得你这个《日记片断》特别适合艺术书展的『无法流通』这个展览环节！”B来联系我时，我很意外但也很开心，至少在另一个项目上这个短片打动了B，她才会跟美术馆推荐我的作品。虽然没有任何费用，但我同意可以展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B没再联系我。

“尽管在1960年代，有人提出过让『想像力重新掌权』，但是想像力真是可遇而不可求。一旦缺乏一些真实可感的东西作为提示，我们也就无从去设想一种被隔绝的景象……”我看看A4美术馆公众号推出的《A4艺术书展 | A4文献中心：“无法流通”的现实——西南影像观察》一文，展示影像作品艺术家并未出现我的姓名。

这一结果，我很坦然。毕竟我的第一部短片《我妈妈》也在展览上天折了，那次不是我一个人受影响，因为整个展览都被取消了。所以，不能公开展出，是这些短片的命运，我接受。可是，现在这个情况，我不能接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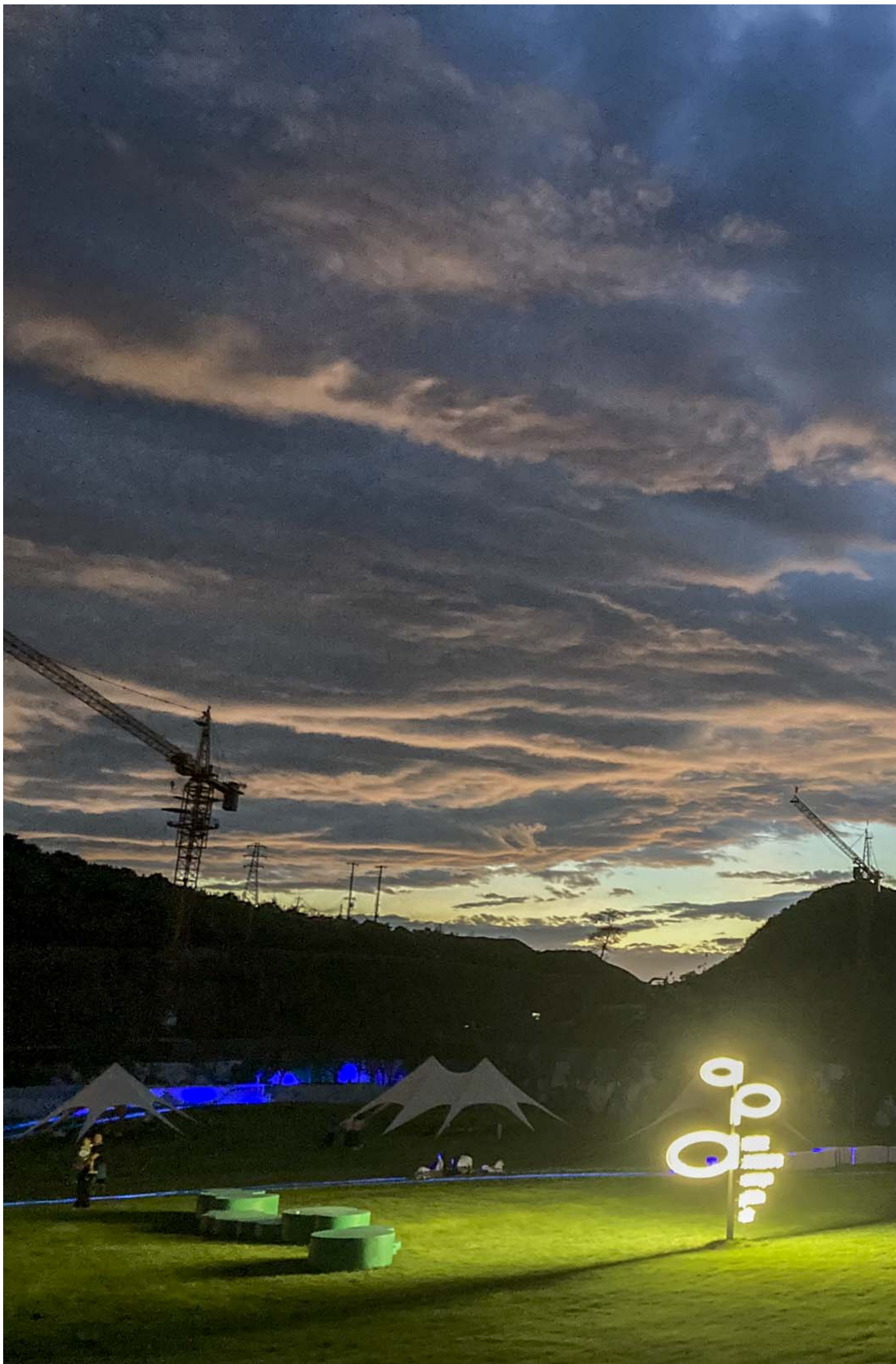
“打印机被误触了，名片是参展商的，被观众不小心遗漏在那里了”，这是B沟通后转告给我的解释。尽管我有满腔愤怒，但B告诉我艺术书展没有策展人。是啊，我找谁呢，找推荐我作品的实习生B吗，我毕竟连参展艺术家都不是，美术馆也没有其他工作人员与我对接过，我找谁呢？事已至此，我本来打算算了，直到7月底我因一个集体创作的项目去到A4美术馆。我每天在小剧场里工作，美术馆仍没有人当面给我一个解释，像是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“你需要我帮你出头，去讨个说法吗？”邀请我参与集体创作的导演问我。

“好，麻烦你了。”

这一天，好几个工作人员来到小剧场，他们围着导演，说着抱歉的话。见到这一场景，我气到发抖，他们连道歉的对象是谁都不知道吗？最后，项目负责人将我请到外面，跟我说，“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不够专业”，她伸出手来，连连和我道歉。

这个时候，我除了伸出我的手，接受道歉以外，我还能怎样呢？我是谁呀？无名之辈，算了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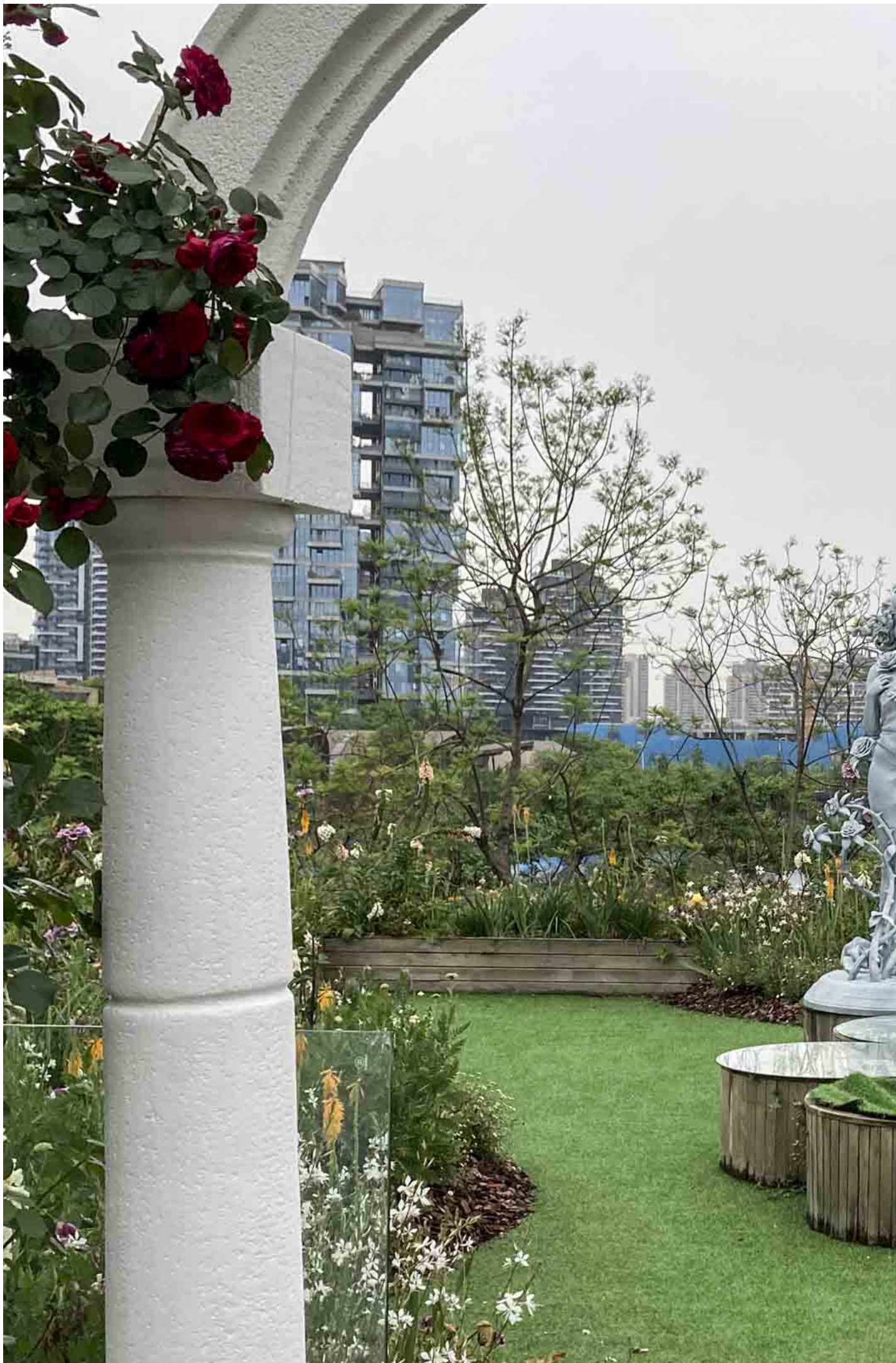
2023阿那亚大地艺术节。摄影：郝伟凡

李尔王

“不！我不会哭！那是雨水打在我脸上！我本来应该放声大哭的，为这个已然破碎了的王国大哭一场！”李尔王从屏风中穿出，舔着一支大棒棒糖说道，他躲脚哭泣的样子像是小孩子的撒娇。这一幕，可悲到可笑。在莎士比亚原著里，李尔不愿哭泣的理由是，“我要向你们复仇，我要做出一些使全世界惊布的事情来，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做”，他不屈服，他要复仇。李尔王从出场的神智恍惚、困惑“我是谁”、已弃绝自己“正常人”的身份，向“边缘人”跌落，再跌落向“非人”。此刻的李尔王，他就是集疯子瞎子傻子于一身的“非人”，他咒骂女儿他诅咒人类，一个疯掉的国王，和这个世界一起塌陷了，真就是假，愚蠢就是智慧，正常就是荒谬，国王即小丑，一出荒诞剧。

“《李尔王》不是一出悲剧，更像是对悲剧的嘲讽，因此它虽然有一种大历史般的开头和结局——从老国王的分送国土和退位，到新国王的即位——它其实是对大历史、对开头和结局，乃至对开创新局的英雄人物的嘲讽……《李尔王》的主题是世界的崩坏与衰落。”波兰作家杨·科特（Jan Kott）在《莎士比亚，我们的同代人》（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）里如此写道。于是，舔着棒棒糖的李尔，使得哭泣变得可笑，使得笑与哭泣成为无意义的残酷与重复。随即又见李尔王舔了几口棒棒糖，哼哼唧唧地说：“可是我要等这颗心一直碎到成为十万颗星星，我才会哭啊！”

“plague”(意为瘟疫、灾祸、折磨)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出现过98次。在莎士比亚的一生中，先后遭遇多次重大的瘟疫。1485-1665年，英国两个世纪共发生了17次瘟疫，几乎每10年一次。彼得·艾克洛德在《莎士比亚传》中提到1564年，莎士比亚出生的那年夏天就有一场瘟疫，他母亲抱着襁褓中的他去附近的村子避难，才使他成为瘟疫后的幸存者。



麓湖。摄影：郝伟凡

我感到羞耻

那上方的露天餐厅，新郎用话筒说话的声音、孩童嬉戏的声音，不断飘过来，与此同时，演员脱下父亲的衣服，褪去女儿的衣服，赤裸着上身，回归到演员自身，裹在地毯里，艰难地蠕动，在精疲力尽中说出剧中最后的台词：

起风了，不，不起风！

乌云来了，不，乌云动不了！

月亮升起了，不，月亮被乌云遮住了！

小船漂浮在海上，茫茫大海上，

她躺在小船上，枕着自己的胳膊；

不知道她是谁？不知道小船要漂到哪里？

不知道裂开的船底，它什么时候被淹没！

掌声雷动。主办方项目负责人上台道歉，为他们没有协调好的现场干扰而道歉，一再道歉。观众们鼓掌说这部戏很好，喧哗的环境完全没有影响到演员的发挥，反而更加凸显了演员的演技。演后谈一度很混乱，导演濒临崩溃。观众们一次次鼓掌称赞演员，那批观众里不少是年轻的艺术行业从业者。而我只听见一个声音说：“在这里，做艺术家，我感到羞耻。”

参考资料：

1.白大铎&王墨林《父亲·李尔王》剧本

2.郭亮廷《李尔王的子女们》

3.赵志勇《暴虐李尔王如何异化了他的女儿》

4.澎湃新闻《复旦通识·学人疫思 | 顾春芳：瘟疫中的莎士比亚》

5.杨·科特 (Jan Kott) 《莎士比亚，我们的同代人》 (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)

6.卡夫卡《饥饿小说家》

7.姜俊《反思地方文化艺术节》

8.中科水治理《麓湖的故事，从这里开始》

9.澎湃新闻《麓湖：独行的十年》

10.《文旅复盘 | 金山岭：阿那亚“第二版”，向山而行，向内探寻》

[# 剧场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